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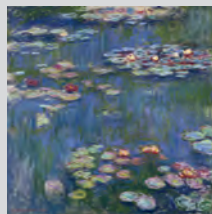
介质，两种传统，两种风格的结合上，吴冠中前进了许多。在油画中，他找到了与中国画用笔相模仿的技法，在大片泼彩上作幼细的线条勾勒、讲究气韵等，都是典型的中国水墨传统。对应地，在中国画中，他发挥了用笔与泼墨造成类似后期印象派的特点，概括而不抽象。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营养丰富，能给予艺术家们充分的养料，如何延续传统，又把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正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们面对的大课题。吴冠中在这方面是其中一个领导者。”

然而，吴冠中却并不沾沾自喜于此。2004年，85岁的吴冠中出版自传《我负丹青》。他回忆，他自青年时代起便崇拜鲁迅，热爱文学，孰料因缘际会转恋上美术，70年来孜孜以求，本希望以艺术震撼社会，所以崇尚强烈的、苦辣的风格。因为种种客观原因，自己一直未能创作出真正想创作的作品，只能画些抒情、优美的风景。他不禁感叹“我负丹青”，“毕竟我还是怯懦者，逃避者，我避入了风景画这个防空洞……苟且偷生，放弃了以艺术震撼社会的初衷”。然而，愈到晚年，他也愈发感觉到美术的力量有限，承载不了他鲁迅式的济世宏愿，这也就是他所谓的“丹青负我”。这两句纠缠着的话语，便是吴冠中一生中最大的困境与迷惑。

面对如何处理西方和本土、传承和创新、传统和当代的关系这些难题，林风眠和吴冠中前后相继、不约而同地选择立足中国传统，对接现代艺术，以东方气韵、中国精神吸纳融合西方艺术先进技法，推动实现了传统国画的现代化和西方油画的中国化，开创了水墨艺术的新范式和世界油画的新图景。作为中国民族浪漫传统的诗性活化的大成者，他们以毕生的艺术，应和时代的交响，奏响最具影响力的、浪漫抒情的视觉华章。

许江评价道：“吴冠中先生与林风眠先生一样，在中西交汇融合的方向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沉甸甸的先驱者之路。”可以说，林风眠和吴冠中的艺术成就是中国传统美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样本。今天，面对新时代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两份样本依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正如总策展人陈翔所说的那样：“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了真正的艺术精神，体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更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自信、坚韧和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而这些，不仅是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更可以启发我们今天的思考，为我们创建当代的中国式风景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那些影响林风眠与吴冠中的艺术



克劳德·莫奈

法国“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擅长光与影的实验与表现技法。他最重要的风格是改变了阴影和轮廓线的画法，在画作中看不到非常明确的阴影，也看不到突显或平涂式的轮廓线，追求光色变化中表现对象的整体感和氛围的创作方法。林风眠笔下的荷花、西湖风景等作品，与“印象派”有异曲同工之妙。

亨利·马蒂斯

法国著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野兽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其绘画追求更为主观和强烈的艺术表现，吸收了东方和非洲艺术，在绘画中注意创造一种有别于西方古典绘画的疏、简的意境，有明显的写意倾向。林风眠绘画作品中图像化的仕女、戏曲人物形象，与之十分相似，但坚持采用中国绘画线条笔法，而非西洋画法。



杰克逊·波洛克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也被公认为是美国现代绘画摆脱欧洲标准、在国际艺坛建立领导地位的第一功臣。1947年开始使用“滴画法”，把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用钻有小孔的盒、棒或画笔把颜料滴溅在画布上。吴冠中笔下的许多写意作品与之有相似之处，但吴的作品，最终呈现的意象依旧是具体的，东方的，诗意的，而非简单的抽象。

敦煌飞天

林风眠笔下的仙女造型，取材于隋唐时期民间艺人画在敦煌石窟中的飞天。凌空翱翔的飞天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林风眠通过对敦煌飞天造型的学习借鉴与重组，完成了一次“古为今用”的成功探索。

